



10002

寓林集卷之十六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神道碑

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清簡孫公  
神道碑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吏部尚書餘姚孫公引疾十疏

乞休 天子憐其意知不可奪俾乘傳暫歸明年七

月夢明年某月某日子原任刑部主事謫朝陽縣典

史如法太學生今刑部員外郎如洵葬公郡北郭梅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一

山下訃聞 天子若曰嗟是惟予執法守正之臣歷

事我 皇祖 皇考弼予一人遂掌邦治黜陟群吏

在位咸肅非避遠不義一德不懈不及此其以清簡

易名其贈官太子太保其亟遣官錫祭與葬其廕一

子入太學四十七年子如洵刑部主事秩滿進光祿

大夫又三年爲 今上天啓二年去公之葬已二十

有七年矣而墓隧之碑未有銘蓋其慎也如洵持公

弟大司馬公狀以屬同鄉後進黃汝亨汝亨懼不稱

又不敢辭謹按公諱鑰字文中其先富春人後徙餘

姚子孫因家焉。孫氏自五代歷宋。迄明。官位道術代有聞。正德末年。忠烈公燧。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罵賊。歿。子孫益顯。融名世。而季子陞。以南京禮部尚書。賜諡文恪。其配贈夫人韓氏。實生公。公年十九。中順天府鄉試。四試禮部不第。發憤下帷。夜不就牀。丙辰。成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嘉靖三十五年也。明年提督武學。嚴立條教。已典會舉。一遵令甲。視文義去取。不以權家子假借。公所不可。尚書不能奪。三十八年。遷職方員外郎。明年尚書楊襄毅公自邊鎮入。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

掌部事。聞公志操甚推心焉。楊公恢奇多權略。而公專在守法。公卿交重之。丁文恪公憂廬墓三年。服闋起補原職。楊公猶在部。相見甚驩。委任彌切。改武選郎中。是時上臨御久。有意神僊羽化之術。齋居決事。不視朝。於是閹尹方士輩乘間關說。而上意益嚮之。又益厲威嚴。言事者類蹈不測。朝士搖手相戒。公慨然曰。明主可爲忠言。我不能持祿保妻子決矣。乃上疏極言時事。至引秦始皇。宋徽。趙高。林靈素等爲戒。又盡發左右諸不法。時少師徐文貞公當國。素知

公聞之愕曰此大事。譴責不小奈何。而中人亦憚

上。有察恐敗露。格不令達。公憤懣引疾乞歸。後二年  
瓊山海忠介公遂極論。宮闈專攻。上身。下獄。濱

歿。名聞天下。實踵公意也。隆慶改元。名復先朝諸直

臣。公起南京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多吃吃  
與尚書牴。公持平焉。三年擢南尚寶卿。五年奏績來

京。少師高文襄公方以內閣掌吏部欲留之。謂公曰  
君家在北身乃南耶。公不應。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

曆三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遷右通政。明年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

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父歿不歸。詔奪情留

輔政。言者皆杖闕下。或戍塞垣。又以彗星故大計

群吏作威。公不忍見此事。復引疾歸。十二年丁繼母

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時江陵相亦歿。名補原職。在

光祿前後各一載。樽節綜覈。減省鉅萬。明年遷大理

寺卿。評駁中情。獄以不寃。時御史大夫有疏。擅更律

例數條。下三法司議。司寇將從之。公執不可。上是

大理議。又明年遷刑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改吏部

十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後二年改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未幾代陸莊簡公爲冢宰時年六十八矣  
公竊自惟念幸荷 聖明簡注特拔擢在此位又自  
忠烈以來世受 國恩靡有報今乃一得當大任苟  
不能進賢退不肖以共襄萬曆休明之治老臣死不  
瞑且無以見先臣地下於是悉謝一切請託雖政府  
間有囑亦不用然當弘治時吏部推舉慮與內閣齟  
齬間令選郎關說至嘉靖末分宐大鬻爵始暗攬其  
柄及江陵當國吏部益失職涉大事尚書或自往卽  
平湖陸公極力整部體亦不能改至公到部惟慶慰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

事一往還餘絕不往閣權較前頓損諸公俱不快時  
三相太倉公歸省蘭溪公唯唯無忮角而新建張公  
積不能平乃上疏以定國是振紀綱爲說謂凡大事  
與會推諸大臣宐下諸司會議類奏候 上裁意在  
攬部權也公按令甲議覆持不可而刑科史給事孟  
麟亦抗疏駁之其大略以爲 太祖罷中書省以六  
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掌既定又恐其事不專蓋  
一官任一事卽專不爲害不效罪有歸今大學士張  
欲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諸司以諸司之權合而收

之禁密。旨由閣票。萬一有私意好其間者。內托上意外。誣廷臣。誰執其咎。於是張公益憤恨。公屹不動。一意黜私秉公。廣容人倫。登用真才。爲國家而已。明年會大計京朝官。諸小人在位者。惴惴不自保。爭作飛語以相鼓扇。而太倉相適至。去察期僅十餘日。扇者益橫。正論幾搖。而公持之愈堅。考功郎中趙公南星又錚錚自勵。以故一時釐刷。凡大奸慝及政府私人爲世所指名者。無一得免。士論稱快。政府咸不樂。而臺諫有欲爲私人地者。旣不得請。亦以懟考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五

功而又欲自効以結于政府。相與私語曰。今年拾遺拾吏部。他不足問。然是時公甥某在吏部。實有繁言計。公念之必無動。則以爲議端。而公甥業已謫無可指。於是仍掇前語。以引虞淳熙入吏部爲私。復及主事袁黃郎中楊于庭。然虞本清脩士。公雅重之。而楊方戮力西夏。事平當錄功。惟袁稍稍掛物議。公乃於虞楊議留。袁議降。詔下如公議。內閣心益憤。于是

劉給事道隆上疏爭之。而專權結黨之旨下矣。令回奏。公上疏具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

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出本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忽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以欺

君臣不能爲亦非勅下議覆之意也疏上嚴旨

謂回奏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降

三級調外任用淳熙等三人俱閑住公于是上疏求

去上不允公謂身去無煩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

令遺患將來乃復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

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六

碑

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

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

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

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然不在

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懼也又使引嫌畏縮銓

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

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

口實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伏望特加省

察并賜骸骨於是左都御史李世達復疏救南星并

言留淳熙等非私。詔譙讓南星及淳熙等俱削籍去。而僉都王汝訓、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爨、助教薛敷、教俱論救。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同疏爭。大都責備政府，諸公傷和衷體國之誼，而公是益皎然矣。公以不得其職，稱病堅乞歸。溫旨屢頒，又遣中官奉養羊上尊慰焉。疏凡十上始得請，而同邑陳恭介自南吏部來代公，亦以清梗不合罷去。自是之後，選郎屢獲罪，或一司盡逐，會推類奏，竟如張公意。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七

諸署郎咸無固志，部體益輕矣。昔范希文坐丞相呂公貶，呂公亦罷，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希文者皆指爲黨，貶逐畧盡。及呂公復相，希文亦召用。二公譏然戮力，天下士雖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嗚呼！呂公且然而又況不能爲呂公者乎？此世道之憂，深識者以爲古今一轍也。公自少勤於學問，讀書必以身自驗，遇有合則奮迅喜躍，爲人誠篤，深厚行動與禮俱，性尤孝謹，與人交平恕，無苛求，淡然若水。雖正人君子不強求暱，默相



信服而已。惟疾惡稍峻。嘗言善惡兩途如魚脊然。不善則惡不兩立。聞子弟小善必喜。居官善政更大喜。公雖世家子。儉素自養。居官務守職。不好興事。惟勤訪故事。求吏蹟。公每言人臣出身事主。宜謹疾愛精力。無使不耐煩劇。公外簡內辨。難進而易退。自郎署至尚書。凡三乞身。其毅然不可奪類如此。配錢氏。累封一品太夫人。侍御史應揚之女。生二男一女。女適太學生同邑管可成。如法以建言謫潮陽。至歿。贈光祿寺少卿。如洵篤孝。乞終養。母登朝未艾。行復厥始。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八

公兄弟四人。惟少弟鑲以諸生早夭。其三人爲南京禮部侍郎銓。太僕寺卿鏞。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鑛。皆相繼取甲科高第。與父文恪及公同朝。分列華要。而從子如游。今復以禮部尚書登閣學士。大夫皆以孫氏世家爲榮。而又相與嘆息忠烈公忠臣之報與國無極。汝亨不揆淺陋。輒勒之碑。而系以銘。以質來裔。銘曰。

皇運駢駢。篤生偉人。有儒則醇。有材則真。如姚江孫。忠孝垂聲。纘有冢卿。翊贊隆平。蒞官服勤。歷武與文。

筮仕經經、迄典銓衡、計吏明廷、職在統均、剔別奸貞、不避猜信、城社是憑、披根引繩、孰秉國成、而恃之爭、卒以法伸身、退名振不墮典、型匪臣之能、衆正彙升、受福王明、直躬者三、恬夷反耕、樂賁丘園、素風以敦、帝鑒其誠、美謚膺榮、備著家乘、後昆是仍、不騫不崩、考信斯銘、

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墓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九

表

萬曆四十二年秋少師申公年八十遣廷臣問里第  
竟以訃聞 上震悼良久若曰是朕舊學之臣宜贈  
太師是輔朕十有四載惠博而化天下安于覆盂宜  
謚文定明年七月五日 賜葬吳郡吳山之原而公  
子太僕君用懋孝廉君用嘉屬表公墓伏念公勳猷  
忠蓋施在社稷副在史冊載在家乘碑在諸鉅公汝  
亨名位卑下文采無足數何足闡揚公萬一又復念  
公起侍從歷事 三朝入踐揆地當重臣自擅之日

前跋後壺委蛇匡救已而破觚解網與天下更始從容以仁義佐天子大小臣工若脫攫噬而與麀鳳同游走元元樂生歌詠康衢論者羨公爲太平宰相而不知公所以調護羽翼計安中外之苦心蓋有公知之聖天子知之而好名喜事之徒有不可以蠡測者夫表以表鉅亦以表微小子亨又何敢讓焉公諱時行字汝默吳郡吳人曾祖諱周祖諱乾父諱士章皆贈特進左柱國少師曾祖妣徐氏祖妣陸氏妣王氏皆贈一品夫人繼母黃氏配吳氏皆封一品夫人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一

人嘉靖辛酉以書經魁第三人壬戌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卽隱然以天下已任每朝罷則閉戶搜討以故盡知古昔沿革及先朝故事癸亥丁祖憂丙寅服闋隆慶元年除原官明年分校禮闈明年掌文官誥勅訓辭爾雅得制誥體明年典順天試明年復分校禮闈公修撰十年不得調至是始晉左中允直經筵日講秋都試蹶張材官壬午進諭德副總裁世廟實錄兼視府院坊局事穆宗皇帝崩詔誥箋表半出公手明年今天子卽位晉庶子仍充講官

每引證古今政治得失。漸有所感悟。上亦歛容受之。自是直日講者。迄大拜。明年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理清黃積弊。盡祛丙子以詹事充會典副總裁。凡十有二載。成燦然明備。明年同蒲州張文毅公主會試。前後所品第文武士。多碩儒寶臣。相繼取將相。及文章名世者。尋晉禮部右侍郎。穆廟實錄成。加兼太子賓客。改吏部。是年江陵奪情事起。一時以直諫廷杖者五人。趙公用賢。沈公思孝。鄒公元標。俱公所進士。而吳公中行爲同年。公不勝憤。拉王文肅公詣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一

江陵力解。持益急。乃夜從錦衣帥楊公謀。五人得不死。明年戊寅春。今上卽位。六年詔增輔臣。以公侍

講。幄久。特遷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三吳淫潦。民饑。公移書撫按。趣其早勘報。蠲租減派。三吳獲安。明年召對文華殿。問宗人宸涼等六百人。互許檀婚事。公奏引嘉靖二十八年條列。旣布。而犯者爲斷稱。旨以三品考滿。晉禮部尚書。予廕胄監。是歲三

吳復災。公條上急務。得復安。明年庚辰。主會試。得人尤盛。已而讀廷試卷。江陵屬其子鼎甲。公佯不省。置

二甲江陵慙徑從大璫改第一時江南北並災淮揚尤甚公知彼中所苦班軍班價奏免四分之一明年江南復災公知蠲賑不可得乃風撫臣以改折漕糧請從中下其事明年三月江陵病冢宰王國光率諸曹爲設醮祈禱者再公獨持不可亾何江陵沒而親信用事者尚盤據與馮璫相表裏時蒲州爲政欲草薙禽獮之公曰肅殺之後應有陽春吹索不已恐反失天下心蒲州默然會八月 皇長子生上 兩宮

徽號喜曰是可以爲名悉反苛政遂擬旨一切以寬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二

大行之先是江陵病革 上問孰可代者馮保屬薦

前尚書潘晟位公上而逼蒲州及晟論罷保大怒曰執政無我嗾御史劾罷陽城太宰侵蒲州公曰事迫矣乃具發保客徐爵等表裏奸利狀 上震怒立諭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謫保奉御南京由是蒲州得無恙公亦以 覃恩故進少保予廕中書明年蒲州

宅憂而公爲元輔于是嘗薦許文穆公同輔政還吳中行趙用賢翰職擢鄒元標給事中外諸臣以言得罪及以寃見抑者次第登用士論快焉 七月中 旨

以田司禮玉提督太和兼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公  
訝曰此開鎮守之漸爭不可八月議減東南織造三  
分之一時御史有請京察者公奏邇奉天威群邪  
斥逐殆盡不宐再舉驚人心是時治江陵獄者過當  
子敬修雉經歿公言舊輔母八旬饑寒可憫子孫歿  
亾相繼惟聖主哀憐于是詔畱田千畝贍其母  
而株連告奸之獄少衰時復有議復遼府者公謂江  
陵之橫自足破家遼庶所犯自足亾國何得藉口相  
解擬旨罷之論者謂公得大體云雲南獻俘禮成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三

表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廕錦衣世襲公力辭  
改廕尚寶丞後政府以軍功辭世廕自公始乙酉余  
文敏公沒閣臣缺公又薦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  
家屏朝埜相賀夏亢旱公引咎奏漢策免三公故事  
不許遂力請錄言官得辜者減袍服停新樣磁器蠲  
租稅慎刑獄數事又勸上罪已省躬上大感悟  
布袍蔬食日戊午昧爽從大明門却輦步禱南郊  
已下詔切責有司不能拊循元元父老扶杖往聽  
有泣下者上勞苦公值一品考滿特賜銀幣羊

酒茶飯加特進光祿大夫。予廕中書舍人。賜宴禮部不獲辭時。上命內豎勝兵者二千人禁地行操。

演法公憂之具疏極諫不報。乃傳語司禮大璫曰。

此事屬內廷。諸人擐甲露刃。未明而入。設奸人闖入。

奈何。諸大璫色動。亟奏。上如公言遂止。公潛移默。

奪消宮禁隱憂。皆此類。公又見吏治窳惰賄賂成風。

乃疏請降旨申飭。自臣等閣部大臣始。上褒荅。

手勅嚴行之。秋奉命視大峪山。或謂大峪非吉壤。

請公私庇。前尚書徐學謨公一一疏辨。上洞悉其。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四

誣車駕親臨閱。壽宮遂定。特賜公朱鞞玉帶一。

圍羅衣一襲。是日。上以重九令節。駐飲鞏華城樓。

丙夜不休。公懼遂開遊幸端。叩闕者再。力請回鑾。其。

遠慮防漸類如此。明年丙戌。皇長子生五齡矣。而。

冊立未定。公獨切隱憂。乃約同官于元旦合辭請。

上以嬰弱爲解。公復證。英宗。武宗爲太子時年。

歲已過期。且宮中一受冊。文華一受箋。亦不甚勞。

上報旨頗溫。而廷臣妄有窺測。欲捷得之。語過臆。衆。

議紛起。上由此浸不能堪。意亦侵尋矣。二月陰霾。

四塞公應詔陳言四事皆救時急務而歸之詔令不信議論不一上覽疏稱善時宗人越訴者踵至公奏宗人事情宐以親王奏報爲據乃輒先陳訐非法因言國家大紀綱有四親王轄宗人將軍轄甲士有司轄百姓提學官轄生員若人人競起大亂之道也上深以爲然上覽世廟御札有各撫按進到助

工銀兩傳示舉行公力言今撫按贓贖解部有定額罷之便又奏言頻年水旱因仍災傷重大宐勅所司緩催徵設法賑濟申嚴保甲法以銷亂萌且請發臨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五

表

德二倉餘米借支太僕馬價銀四十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官今每月一奏報上稱善命中書官傳

寫頒示丁亥正月公語同官曰冊立久未定奈何今以建儲封藩並舉請宐聽乃引高皇帝詔旨及

累祖故事爲言不報公又念久輟朝講恐沿爲例

疏言太祖年七十餘猶進講經史皇祖臨御四

十五年經筵未嘗停上報曰朕知之明年二月遂

御經筵論唐太宗魏徵君臣得失甚悉公隨檢閣中

掌故得高皇帝御筆詩文勅諭七十六晉裴潢進



呈 上欣然嘉納當是時國本未固殿璫張鯨潛畜  
異謀公嘗語王文肅公此禍本不決去何以効羽翼  
密揭者再外廷不知也先是山陰王公以憂去三年  
喪畢公極陳家屏憇器宏雅學識深醇空及時名用  
凡再三揭請報可公喜動肩睫已丑亢旱民饑盜起  
南都軍糧失額相與鼓噪公深以爲憂請南京部科  
通閱見在倉庾足支幾年各處災傷亦空速賑 上

然之出帑金百萬所全活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名  
見毓德宮手示評事維于仁疏怒甚欲重有行遣公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六

以疏繳御前者三反覆釋解 上色漸和因命 皇

長子出見手擁示公公再拜賀 上亦喜是時璫鯨

以奸利敗令公跪責之公出謂同官時不可失次日

合辭請旬日復以豫教請夏四月復與同官申前請

前後數萬言 上令候旨行公喜又謂同官 上意

亾他第不欲自臣下發之耳于是相戒毋瀆擾而八

月火酋之事起火酋者套虜也殺略洮河保塞番入

莽河川爲沿邊患廷議紛紛欲盡罷東西欵決戰公

謂天酋順義王等方欵貢犯順者獨火酋耳奈何以

一部疑諸部奈何以一邊壞九邊于是但請尚書鄭  
洛往經略移檄責順義東歸所誅者火酋而已當是  
時談西事者蠶起公悉其妄庸盡束高閣談者遂交  
章劾公疏辯者六乞去者五上手詔慰公曰朝廷  
任賢不專大臣任事不勇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  
又曰孔子至聖尚有靡裘之誦卿豈不聞又曰軍國  
大計須卿主持若冊建元良亦須卿等決策鴻臚宣  
中使齋項背相望者旬日同官聞而忌之意必伸朝  
論以楚公公去志已決第恐邊臣苟且塞責貽明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七

主異日憂乃勉出視事而具疏申明邊計纏纏萬餘  
言且請集九卿廷議之吏部尚書陸光祖等奏元輔  
議是於是衆息而大虜回巢火酋遠遁兩川肅清衆  
番奉約卒如公策上深嘉公功知公勞謙不以爲  
名乃以明年累朝訓錄成特晉公一階秩太師并賜  
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諭勿辭公章三  
上不允乃力辭晉秩當是時公一品九年矣具疏乞  
休不允特勅進太傅支伯爵俸賜勅宴禮部臚尚寶  
丞別賜寶鈔珍菓公拜別賜餘懇辭甚至上重違

公意復手勅賜公銀二百兩青紅蟒衣各一襲彩段  
四表裏戒勿再辭 溫旨慰荅凡九所爲褒美備至  
而忌公者日益衆于是南御史李用中等連疏擊公  
公去志彌決凡二十七疏乞歸 上至親灑宸翰慰  
諭有伊尹在山桀不忘君民之語且命冢宰率九卿  
趣公視事而忌公者益惴惴相與深爪出目跳號無  
已會許文穆公言冊立忤 旨令致仕公乃乞同去  
以謝言者 上度不可挽遣官乘傳護送復賜銀鈔  
蟒衣以寵其行時萬曆十九年也公春秋五十有七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八

矣又三年 皇長子出閣又十年冊立禮成公喜極  
表賀 上亦念公甚特賜上尊肥豕白鏹文幣 勅

公曰卿前屢揭勸朕冊立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  
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 太子冠婚  
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當是時公羽翼  
之忠暴于天下後以 皇孫覃慶及公八十連膺存  
問乃甲寅七月十九日使者入吳而公已化爲星辰  
矣嗚呼公坦夷正直不屑爲機智不立恩怨有含忍  
之量而遇事持正屹然如山延攬天下才賢士孜孜

薦用惟恐不及言官有忤必曲爲救解甚至五易票  
三具揭而天威始霽公故廣大多縱舍而獨于貪官  
傲吏亂卒強宗數數請上旨嚴督曰吾不敢墮紀  
綱遵養時亂公見事能徹底裏於國家要務無不練  
習尤畱心邊事恒言二輔以西六詔以南每日往來  
吾胷中以故飛書萬里外懸中要領邊臣驚以爲神  
公少失怙恃事繼母黃太夫人最孝至老彌篤祖少  
育于外兄徐氏從其姓及公貴奏改然撫徐氏族如  
同宗公恭儉天植自少師致政歸於微時長老相去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十九

表

來猶執隅坐禮雖下客亦同飯室無奇珍几閣唯圖  
書數卷而已公既休休有容諸人覘公無害故敢攻  
公以求名至其末路諭訾四起婢女詬誶靡復士君  
子之風矣公怡然處之不較也曰功成名遂身退吾  
道當如是嗚呼公真所謂大人達觀者矣公神氣靜  
澹垂老彌至自應接羣動及去就生歿之際灑然無  
凝滯于胷懷惟是爲社稷報君父一念彌畱不懈而  
時猶有疑之訾之者何也嘗試論之公立朝時海內  
責望公者甚備公亦若缺然不獲展其意然自公歸

廿餘年以來天下名賢傑士起用田間者幾人言官以言獲罪而卒從中寬解者幾人稅璫四出橫不可禁而能如公罷內操去提督事權而帖然用命者幾人方洮河始議滿朝羣少年人人戲兵使公少懼懼依違其際或不勝愴忿以去付西事于他手一旦下令邊將罷款決戰未幾而朝鮮劔未幾而寧夏畔左支右闕相倚互煽疆場之禍不知所終矣卽如蚤建元良定國本廷臣固多同心公實先白發其端元旦名對 天子欣然無忤如家人父子徒爲盈廷曉曉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十

所激侵尋者十五六年而求全者反咎公無回天之力豈通論也哉嗚呼非 天子追定策功煌煌 天語報公于垂老公雖備要隆典生榮歿哀忠魂不瞑于地下矣昔蘇軾奉詔碑司馬光神道以端明殿學士范鎮爲之銘遂不復詳而特論其大槩小子汝亨亦竊附斯義又以太僕兄弟之交辱公知僭表公墓以寫西州之慟以質天下後世或無媿焉

吳伯實先生墓表

予少失兄弟每讀詩至杖杜之什求比于行之人而

不得爲廢卷掩泣。見人怡怡相友于輒心豔之。則莫如鄆郡吳仲虛氏。予與仲虛稱石交十餘年。所時時聞其伯兄篤茂賢長者。仲虛以有賢兄嗜書脩文有餘適。衍如也。頃予從長安還。晤仲虛。顏色慘黯。若重有傷者。執手訊之。則仲虛泫然泣數行下。曰。傷乎伯兄。亾矣。吾乃今知昔之有兄。而今之無兄也。余自先君子見背二十餘禩。未嘗析箸。貲產與共。善敗憂喜與共。一填一篋。毋相貳。迨今而若痿痺者。枯其半。而乃知無兄者痛也。傷乎。余忍竟亾吾兄哉。卜葬在蓀

山之原。銘而葬諸幽者。業已乞大司成馮公七尺之石。褒然而表諸松檟之間者。以屬吾子。出所手次伯兄狀示予。予覽之爲相對欷歔。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弟。輒不辭而表之。伯兄者諱繼美。別號省吾。伯實其字也。世高其諡。稱吳伯實先生。吳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始廿傳而爲宋文肅公。微又十傳爲寧庵公孟昆。孟昆生鯉墩公祿。祿生洽爲龍泉公。官鴻臚丞。是生伯實。龍泉公元配黃孺人。數舉女。亾男遂貯武唐張氏姬。而伯實生黃孺人子之。如已出。後八年而黃

孺人舉仲虛矣。仲豐頤白皙，而伯實體羸弱，或憂之。鯉墩公獨曰：若輩皮相耳，是兒骨稜而神腴，若松姿栢幹，何憂也。伯實生而凝沉，無他弄，承大父母父母，唯諾惟謹。大父母沒，哀傷倍諸孤，人稱之。弱冠游南雍，南雍士人人暱就之，謂吳郎長者。及歸，有室，益務爲醇謹，不以智能先人。龍泉公負雄心，又督諸子嚴。伯實凜凜趨膝下，毫無所見。長龍泉公亦謂是兒，僅僅能爲恭已耳。無他長。至侍黃孺人病，且沒，檢水量藥，與哭泣喪葬，動如禮，而乃知伯實之能爲子也。慨

然屬曰：吾知若沈而仲穎，吾計然之書以委若而鄒魯之書以委仲吾，復何虞哉。頃之龍泉公歿，伯實痛毀不欲生，而又懼墮龍泉公訓，損仲氏之智。諸宗婣交游咸目攝，伯實作何狀。伯實又自以未嘗學問，舉事設不厭人人，且窺吾後，于是拭淚起，精心爲飭其事，日酬對譚論，當諸客若甚暇，以整夜或怔營較計，至達旦不寐，分理諸生產作業，在武林諸郡者，若而人，僮僕十餘輩，奉籌算，不敢錙銖相賣，顧實無所苛細，二三家監能託重者，務厚遇之，人人願致其歡。

愛助爲理而滑者亦相誠母匿自是龍泉公之業日  
起而仲虛獲操染觚翰覽諸子百家之書聲于柝林  
不復以生計爲煩然伯實絕不以是自能而加人或  
有所忮汰于俗食不厭麤衣不厭故曰令後人師吾  
儉遇長老尊行恂恂退讓言不出諸口卽少年子弟  
輩亦輯顏好語相勸勉至委巷間鄙談人或掩耳爭  
避去咸含納之若爲弗聞也者于徐徐有以自牧  
泊如也乃遇有義事與可哀可矜之人又不能閉戶

自嗇與之無情寒者予衣饑者予食喪者予槨予賻

嬰兒有棄之中野者令無子者收之計歲月予之粟  
有遜奴見捕幾從溪下溺爲捐金贖之諸所爲德多  
類此所繕葺諸玄宮梵宇道路津梁以百計而終不  
使標榜以有其聲嘗曰多積厚藏之家出少有餘以  
贍窮困事至鮮薄也而或者假是以爲名高吾恥之  
人以是益多伯實能陰行德云伯實卽游于成均乎  
聲華仕進一切不爲動諸貴倨客強之見不見日從  
故人索之林園泉石間爲談讌一室杯酒棋局歡相  
屬也郡邑大夫之庭不有所迫不輕一側足祝侯令



休寧五年無能致伯實迨晉留垣去而乃致伯實書  
曰五載邑屋其不以公事見者如林獨足下介然秉  
子羽之節嗟乎此可以知伯實矣伯實生平斤斤自  
引繩墨蓋晚而佞佛偕仲虛禮普陀築蓀谷精舍延  
石公爲方外交爲別墅不先侈亭池臺榭觀而先大  
士閣妙好莊嚴持六齋五戒無軼似夙有善因非浮  
慕清淨名而乞福田利益者比也素謹疾差善飲過  
多會兩子皆機警可望大就相繼夭胸懷鬱鬱多塊  
磊皆以酒澆之諸知交親昵以無所可解亦多強伯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十四

實以酒不復爲節遂得嘔血疾綿延五六年又以哭  
季父藻溪翁而劇頃復以庸醫誤投藥七屢起屢蹶  
以至乎不救會仲虛試南都念其兄甚匍匐趣日夜  
歸已長逝二日矣此仲虛所慘黯重爲傷而泫然雨  
泣也沒之日爲萬曆丁酉十一月得年僅五十有三  
嗚呼天之報施長者何如哉以予所觀世人挾巨貲  
謚錢愚者不少若而人間或蟻附公卿大夫託長卿  
貲郎博一官又或慕俠烈聲爲馮舍人市義能揮霍  
千萬金使所踈親而不能不色見于簞豆以次且骨

肉間疇有進不營利退不營名于義無疎于俗無親  
雍雍穆穆脩人倫之樂賁于丘園如伯實者其人與  
骨焉可朽也予故表而揭之曰明太學伯實吳先生  
之墓非特以示吳之孫子且令過者式焉他生年子  
女婚嫁具馮司成誌中不具載

聶母黃孺人墓表

古稱子產衆人之母也余於聶候純中治錢唐亦云  
禮不忘本始衆母之母又焉可沒也則吾聞諸聶母  
黃孺人按誌黃于清江禾溪稱名族嘉靖庚子臘月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十五

朔實舉孺人孺人生有異徵性端慧不類凡女黃太  
公爲擇端士而耦焉以嬪贈君聶少源公時少源公  
兩尊人治家嚴肅於朝典意多否而少可孺人居恒  
先迎之朝省昏定歲時烝嘗客至治酒漿以需惟謹  
兩尊人心宐之家食指盈百而羨一切米鹽瑣屑少  
源公弗耐也孺人筭鑰度支斬斬以辦伯仲叔姒俗  
苦不相下孺人婉轉其間閱三十年無諍語雍如也  
澣衣糲食纖嗇自奉曰吾以儉爲師至兩子奮起于  
學爲之延名師束縛錄廩則又曰此不可儉也比少

源公病病且十年孺人伺食飲藥餌衣不解帶臥不貼席者亦十年無倦色而公病卒不起家稍落純中猶記爲童子時自塾歸必問日讀書幾何令朗誦一再過稍倦則厲機杼聲鼓之達子夜弗休於是兩子俱有樹純中學成日可見之行而孺人以勞瘁不勝棄柩去矣時萬曆庚寅冬十月三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一嗟乎天可問哉然孺人旣以施其賢聲不減古和丸截髮風而純中起家進士令吾邑惠遘無窮比于衆人之母日有譽命新鴻茂之烈則孺人所以食報來茲俱無窮也語云是穫是菘必有豐年豈必其生享之以與窖粟植涑者之流同日語哉予故以純中知母書七尺之石而表其墓曰明賢母黃孺人之墓孺人他細行及世系子女婚嫁具志中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朱公墓表

海昌惺復朱公從建昌守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未之官卒里門公弟某手次公懿行乞某公銘其墓而命公之子昌祉衰經造予屬以表予猶記辛卯夏爲諸

生時督學公以誦臥碑條教見困兩人相睨笑未幾  
卽同舉于鄉出今宮詹翁公門壬辰公先第進士  
何則予從鍾陵令以儀曹徵入而公甫來守建武相  
盤桓建武之中洲竹林間甚適泊予居長安則公有  
粵西憲副擢俄而報公歿矣予與公跡迹而知親則  
何忍沒公行故不辭而表之按狀公諱與翹字楚伯  
別號惺復家世花園居人稱花園朱氏云朱之先自  
朝奉大夫士元公始九傳而爲竹西公鵠鵠無子子  
兄秋涯公鵬之子爲復林公一鄉累贈中憲大夫江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十七

末

西建昌府知府配贈恭人祝氏是生公公生而醇懿  
年少善屬文十四應有司試會蒐諸生遷才時卽以  
遷才命題公捉筆立就語輒雋有司奇之旋試學使  
者松坡畢公稱高才生年十五丁贈中憲公艱支牀  
骨立祭葬惟禮遵恭人之訓斤斤繩墨無隕問自是  
屢試必冠其儕偶廩于學宮聲藉甚後生問易者趾  
錯于戶人稱朱氏易花園之席幾河汾焉乙酉丁祝  
恭人艱其銜哀立骨遵禮如初歲辛卯舉于鄉壬辰  
成進士授直隸江陰令江陰濱江連海俗繁侈難治

然公性醇無異爲諸生一以清惠治之初之官尚枵  
橐中餘裝自給亾論他膏潤無染卽胥史函所應有  
俸薪上公面猶赭若爲不屑受也者蔬米廉值不擾  
市一錢民有過煦煦提誨之堂無笞掠聲百姓比干  
慈母而苛者少之調河南長葛公笑曰官易地吾不  
易我務行清惠如治江陰時乃養民作士平交兌廣  
賑恤彌盜賊招流亾卽才吏弗逮葛北土瘠而多曠  
公導以南土桑麻之利葛遂爲上腴民樂其業戊戌  
報政臺使者後先薦劄稱長葛朱令賢 上嘉之晉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十八

階文林郎恩贈如制庚子遷南刑部福建清吏司主  
事累遷郎中人或謂公法曹也與令異令行慈法官  
行法公笑曰吾終不易我若不聞漢于公耶夫鷹搏  
鷲擊虎而冠者非我也爲郎署四年多所平反會江  
西建昌太守闕當事者謂盱江于江右稱沃美有  
憲廟之桐封在焉廉而約者非朱公不可于是屬公  
公被 命往壹意廉平不苛如其爲令時然未嘗以  
寬廢一切所居 益府王賢王吏民間亦有狐鼠爲  
奸公廉得其郡邑窟藪數十輩寘於法快服焉府帑

故在堂之東偏相沿數失盜輒言有蛇胥曹因而爲  
蝨蝕公更置扁鑰之緡錢支給自藩俸諸王孫而下  
滑如胥徒細如孤貧侵蝨無算公剔洗幾盡亦不爲  
淵魚察也郡人士能文者月有試學宮經閣與城社  
就頽蕪者公加意繕緝還舊觀而止宅毛舉髮數之  
事勿爲與民相休息吏抱牘進無所事而去灑然而  
已大都公始終依于醇謹而內行其理直指使者按  
部命傳建昌守事以進有曰寬于容衆而不寬于御

衆嚴于持法而不嚴于行法蓋實錄也居三年奏最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二十九

授階中憲大夫累恩贈如制戊申擢今官去郡之  
日吏民遮道攀臥不得前公亦相向揮涕以行還里  
門纔十有一日而公奄然矣公得年纔六十有四嗟  
乎予竊按公狀觀公所行事自居鄉里起爲令及爲  
建昌守皆清和寬博長者也而惠不紕法亦未嘗無  
公孫僑之風令公得久臬藩樹屏宣之績豈惟粵西  
卽海內讓烈公卿可翹足俟而年止此功名以治郡  
終豈非天哉予故因某公請而爲之表其墓俾過者

式焉其生歿年日子孫婚嫁具志中

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魏公墓表

余爲鍾陵令時以湯若士識西昌魏生辟疆曰廣國者名士也因獲接其父儀賓懷南公公故家東鄉往來鍾陵歲一再接美鬚髯能話言威儀棣棣余雅重之迨余去鍾陵辟疆以太學入京師來會問公無恙亾幾何公逝矣辟疆從京師奔還里復從西昌趨武林苴杖入伏地手述公生平五千餘言灑灑從血淚下而固以請曰以廣國之奇蹇生不及祿養歿不及視含歛以吾子夙昔繳惠一言表松檟間而庶幾不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

朽先公余諒不能辭乃稍識其大者按狀魏之先新建杉林人代有顯者自杉林贅徙東鄉二世曰正輝者生太常公時雍雍少逢異人得丹書旁通太乙風角諸書避寧庶人匿山澤世廟物色得之特拜太

常寺博士大見袞重則公父也太常公娶于徐舉三

丈夫子其仲則公公諱廷臣字汝贊別號懷南以太

常公號南溪志思也公幼而端默寡啼笑五歲弋陽

輔國將軍竹隱公以第四女許婚是稱公配福山縣

君十歲太常公歿而稱孤則日遶柩啼號不絕聲十

二兆小漿源杖行二十五里哀感路人十三習制舉  
文而以爲朱邱甥去章句不學學爲詩十五駿駿能  
聲詩又習古書法竹隱公愛而畱邸中公念母徐孺  
人不置辭歸徐故難事數譙訶諸兒公長踞代杖婉  
轉惻愴意爲之愉十七之長安拜命冠帶歸二十一  
始就婚豫章入縣君之奉公故懶治生而勤事母氏  
縣君能執婦順壹恣公意所出入不問得少甘旨必  
函以貽姑而公益愉快所居省會其伯兄某公入試  
棘院數就食公諸文士酒客過從如兩公輒傾篋應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表

之一時內兄弟如芾斯貞吉皆名能詩與海內豪長  
者遊公喜讀書結客日益甚而貧自此始矣久之徐  
孺人病公憂甚從二百里外問醫偕縣君伺眠食手  
調藥餌以進卒不起公號痛一如童子喪父時踰年  
歸豫章以窘負人人亦多負公置不問諸戚黨貴顯  
歲時招尋問遺有加而公益貧矣于是做陶朱計然  
之策隱而作賈人游于三吳間凡三年賈不效貧益  
甚而伯仲二子相繼起蔚有文矣公不以貧故挫其  
志日爲延名師結勝友授典墳丘索之書躬自督課



于是伯子逸宕淹雅才名日以橫而以堙鬱不第病  
肺疾公所以轉屬其仲子辟疆意彌切仲才藻不減  
伯氏當途諸名公所以遇仲亦無異伯氏辟疆乃獲  
以道里束脯之入奉娛公而公亦以有子故薄遊吳  
楚所過無不傾倒然仲以數見困場屋不利于其鄉  
交游輩爲具資勸之京師入成均友天下士至卽試  
六館高等所論交名碩指不勝屈司成沈仲濶深器  
重之公聞而喜曰兒如是卽不第無憾矣叵何公七

十海內知交能文人咸有祝辭公欣然以爲千秋在

富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一

是精氣矯矯步行數十里不勅識者謂公宐百歲乃  
公竟以一疾不起而辟疆卽有才未得展布當世其  
孫奕世負雋具有父風冲舉可待可爲太息也已然  
公孝友天性生事二尊人極備至迢丘隴雨露之感  
涕泫泫數行下少兒伯氏五歲事之如父伯所欲輒  
推以予伯不靳季性稍褊公委蛇道之惟恐失和母  
徐孺人就葬形家云如此將利伯季而後仲公慨然  
曰一體母也何利害先後爲聞者大嘆服繩諸從子  
禮法甚嚴而愛惜成就等已子伯氏子光國季氏子

充國後先成諸生試輒占第一人而光國登庚子鄉書今年第進士公獎進力居多焉辟疆又言公冠帶京邸時囊橐如洗拾遺金百金還所遣人脫姊婿王于獄王歿逆寡姊養之終其身他排解緩急人之訟不可縷指嗟乎假令公奮跡科名得行其志意又令以二子才蚤致身霄漢服膺公之義而建明國家其所施焉有量哉議者贊公壁立似相如結客似信陵爲德似太丘不虛耳予故述而表之公得年七十有二以縣君貴稱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其生年月日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子孫婚嫁具志中

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江君墓表

江君諱元禧字邦申別號崧生從余遊有年蓋天下風雅挺達之士也以大父司馬公平播功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而抱遠志乞假歸里亾何病歿得年三十有五痛哉才士之無年也顧其著作氣誼頡頏古人有不與年俱往者其子長旣從吾友韓求仲太史乞志其墓而銘諸幽矣乃以表屬余余知邦申深安忍辭邦申生而清警體貌不踰中人而眉秀目炯志氣

矯矯筆舌俱俊時人罕其倫父忠所公母沈恭人有  
六子而邦申爲之長四歲失恃撫於曾祖母李太空  
人而從司馬公歷宦遊讀書自其少時卽有解世業  
春秋輒能疑康侯氏言文深而多拘未盡合義已而  
有及他經說詩能解疑說易能研卦爻象辭有如專  
門年十八以春秋補邑博士弟子員從司馬公戒弗  
輕應舉子試其意固欲身致青雲而會司馬公物

朝廷叙平播功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忠  
所公忽蚤世以及邦申逡巡久之念主恩不可負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四

先世勳不可廢乃強就職非其好也錦衣漢執金吾  
典兵環衛班勳舊稱天子禁近甚見貴重南北司

典詔獄可持法爲天下平負才者樂居之而世或  
多依門戶仰鼻息當途務進趨邦申雅自持不肯因  
人熱以是丁未癸丑大廷策士卽兩見推擇茂著

能聲已陪推南鎮撫司僉書稍需忍可漸見柄用而  
邦申勿耐也同官皆華胄子弟盛車騎競鮮怒之色  
呵擁前後見者辟易而邦申惟衣敝裘御款段從兩

三校蹶蹶長安街不知爲執金吾或策蹇入西山尋

香山碧雲諸名勝間與二三雅流寄懷詩酒不則謝一切焚香讀書兀坐佗老衲子而已嘗慨然嘆曰聲利與風雅不並立吾從吾好于是決請假歸不復動士宦想歸而昆弟朋友相嘯詠爲樂四方之韻人勝侶亦日相過從詩腸酒德更益調暢湖上有香月社在兩峰六橋間家居有歲寒社在喬松古梅翠竹碧梧間居嘗取先世藏書自經傳子史外百家九流稗官叢說手自披覽縹緗滿案丹槲紫秩上下今古隨所詠賞伸其獨是文喜六朝而彌工於詩所著秋柳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五

落花諸篇爲詞壇所雄長三百篇而下騷選初盛采其菁英攄之結撰每詣佳境同志咸集或四時風月景物韶令分曹押韻搜討奇險窮工極巧以爲愉快而性尤好遊無問西湖几案西山簪舄之處吳越間如台蕩普陀雲門禹穴之勝以及秣陵之雨花牛晉金焦惠泉環滁諸山屐齒所歷眺覽行吟竟日忘返自期海內名山一歲一遊而忽焉長往斯志未畢識者謂邦申詞藻秀麗庾鮑之響興寄高遠嵇阮之風情耽丘壑禽向之致也豈其誣哉然篤於人倫未嘗

以逸曠物表甘自菲薄執喪祀先誠信備至公私慶  
弔極其周旋諸昆諧好墳簾交暢而熱腸隱念赴義  
急難惟恐不及如外祖光祿卿沈公遷葬無貲則助  
其經營外翁銓部心卓錢公無子而有所贈義不忍  
却卽爲之構祠置田以備烝嘗姻家司理許中岳公  
歿託孤爲婿撫之如子友人盧太學客歿爲贍其親  
于忠肅公嗣蔭緹騎無保任者爲毅然書牒以延其  
世節婦陳氏苦不能存活爲助之粟甚至賣珠兒被  
誑十餘金號痛幾不欲生爲之代償其值他所周恤

宗族交游廝養困厄之人未可縷指也又心契佛理  
深于楞嚴了義雲棲大士親蒙印可而不沾沾作佛  
事放生戒殺慈風勵俗而不責福報固自有夙植焉  
蓋邦申性慧而才通進不獲身致青雲以展志 廊  
廟効績封疆退而恥與紈袴子藉餘蔭襲浮榮希心  
不朽之業故高明勝事動思兼擅形神交瘁二豎見  
侵病劇他無所繫還顧諸昆惓惓以流傳著作爲囑  
山居時猶忍痛瞠目躬爲校讎忽而荷鋪築圃預營  
兆域大署其上曰歿便埋我又數日心動遙歸而奄

然逝矣嗟乎亦庶幾古之達生者已邦申之先代席  
鼎盛遠系不具詳其六世祖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  
贈工部右侍郎居敬公玘五世祖翰林院學士南京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昭東川公瀾高祖工部  
右侍郎贈工部尚書瑞石公曉曾祖廣西按察司提  
學僉事贈奉政大夫陽泉公圻曾祖妣太宜人李所  
稱撫邦申者也其以軍功蔭世錦衣僉事則自祖巡  
撫湖廣偏沅等處兼制川貴二省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贈兵部右侍郎纘石公鐸始父忠所公世卿蚤夭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七

贈錦衣指揮僉事其實襲錦衣偶寄 國爵而能抗

志竹素高步超倫者自邦申始余故曰邦申天下風

雅挺達之士也夫世所痛邦申者無年耳而所著有

擁書樓詩集北征篇長安新語歲寒社耳目日書便

埋畱易醴陵遺稿群書獵豔香月社草廣草堂詩餘

玉臺文苑紅樹集百餘卷藏于家足千秋矣夫邦申

才卽美視昔顏子淵王子安賈太傅數子詎能爭席

彼數子者年減邦申多者六歲少者二三而流聲至

今才士不敢望人生亦何必彭聃哉余故表而著之

勅諸墓門之石

誥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生

墓表

湖廣右布政使分守湖北道吾友同安蔡元履復一  
葬其父見南先生母陳安人於塗龜山內金山之陽  
十有二年矣今年夏引疾棄官歸鄉里因馳書乞表  
先墓且曰復一所以有待者。妾意累日月可徵恩建  
碑。而今已矣。又曰今世能不朽先人者。莫若吾貞父  
予爲之悲感及讀御史中丞郭公銘與元履之述典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八

刑如在。有足以媿天下之爲子爲吏者。不可以不表。  
先生諱用明字晦仲。萬曆己卯鄉貢進士。母陳蚤卒。  
父老家貧無以養。乞漳州長泰學官。擢潼川樂至令。  
廉直不容於時。左遷淮府審理。不赴。壬寅十月卒于  
家。享年六十五。子二人。長卽元履。次諸生復心。先生  
事親孝。友于兄弟。親所嗜。未嘗忍食。十七哭其母。哀  
感路人。遇王父母。諱日。悲哀思慕。終其身。又性潔廉。  
不欲輕當人惠。嘗曰。雖貧。奈何以身爲溝壑。樂至還。  
裝囊書數帙而已。艤舟瞿唐。載石乃敢。下元履請得。

御史符來迎。怒不許。家無五畝之宅。至僦屋以棲。其始到官。適有採木之役。先生下車見父老離立。授片紙。令各疏其鄉大姓。而參以市籍田簿。於是盡得大姓主名。給庫錢以往。而番休之木及格。而民不擾。先生爲政保單下。而痛抑豪猾。諸作奸者悉稟三尺從事。邑故無薦紳。其豪猾入貲臺司。爲掾史。輒與邦君敵禮。先生獨隸畜之。不少假。豪猾吏咸內怖。不敢言。而監司適有檄取無礙數百金。先生復抗言。金有歲額。不礙國。卽礙民。顧安所得無礙者。於是監司恨刺。

寓林集

卷之十六

三十九

骨而豪猾更復從中構之。幾不測。賴藩伯程公司理。高公力白其寃。以故事得解。然竟有淮府之調。當是時。王師征播州。大發丁男。轉餉先生爲曲筭。令相補助。不以遷謫自委。其誠心愛人。不傳舍其官如此。教諭長泰時。日以文行相砥礪。造士甚多。同湖廣考試。得士八人。皆名流。先生先世有隱德。至先生以儒術顯。自爲諸生。卽爲邑令。徐公所奇賞。爲孝廉。閉榷山寺。不屑爲干謁。詩文取達意。而傳以古法。集若干卷。藏于家。元履成進士。爲郎西曹。先生萬里貽書戒以



無矜少年氣。無薄冷曹求速化。言言皆忠孝旨。憶予  
佗選人長安時。與元履遊。見其敝衣蓬首。手不釋卷。  
又見省中人不畏長官而畏元履。每呵殿至。輒避匿。  
嘗怪元履甫弱冠起家儒生。何嚴冷若此。頃按察楚  
所服習士民禦苗夷。文武經緯。負韓范之望。一不合  
卽以強仕之年。棄去如敝屣。決不能與時俯仰。風尚  
凜冽。先生之教也。安人孝靜婉婉。躬操井臼。宗黨稱  
德配。後先生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一。先生掛冠之

明年。以元履秩滿封今官。又明年卒。又三年始克葬。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十

又六年崇祀於鄉。又五年丙辰秋九月而某始克表  
于其墓。嗚呼。如先生者。真可謂孝且廉矣。古之孝廉  
者。孝子廉吏也。而今借以目舉子。凡歌鹿鳴而來者。  
相與孝廉之。無異詞。唯以爲尋常不切之名。是故不  
孝不廉之徒。得以掉臂游行于其際。而舉世亦竟莫  
之怪。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位高而多金。是樂而已矣。  
此儒之以詩書發塚者也。而又何孝廉之與。有萬世  
而下。過先生之墓。攷先生之行。有不泚額而汗背者。  
鮮矣。予之表先生。豈徒爲先生不朽計也哉。

沈母高孺人墓表

高孺人者沈孝廉弱侯曰宏者母也蓋荷花里高氏我池公女我池公王父夢大士挈桂一枝以授往乞靈城隍願舉子合兆神降之辰乃舉女果以五月十七日生而與神誕符則孺人也孺人生有令儀沈公治翁季子稱令子兩姓高自相矜因委禽焉孺人既歸沈一切迎舅姑志祖姑易箒語不欲孫布衣終孺人憐其志捐奩買編笈膏燭佐其夫讀業廢入貲椽以役廢孺人不憚曰天乎何詎能令終不衣短後也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十一

亾何舉今孝廉君弱侯頭角巉奇矣孺人旦暮慮其成提申不恤雞鳴起視夜不丙伊吾機杼聲不輟也戊子孝廉入膠庠姻閭族戚咸來慶子青其矜可無憂布衣終然孺人獨樸簌交頤曰孰使是不衣短後也而徒瞑夜臺之目丁酉孝廉登泐賢書孺人爲展眉睫繇是佳日霽月團圞宴笑謂帝實賚此不則何以名順令父子兄弟間若也人則曰非孺人何以名順且令甥若姪若館甥若也孺人金錢嘗布祇闔地人傳之女中佛則還勿受且曰吾家儒罔知帝釋一

攬內則諸篇于貝葉文未詳也願以儒母終云孺人  
力持沈氏政雖老不言德冀孝廉一第若望歲已酉  
神氣羸減孝廉遂巡上公車孺人促赴徒以大母志  
旣罷歸才兩月孺人卒前五日猶卷卷勵孝廉不  
置曰孺子無弛公車業而期奮身樹功名以大其門  
後之人務讀書世其業而無以衣短後續也吾目瞑  
矣無一語涉囁語得年六十有九古之賢母能若其  
子于訓有其子之令名紀傳輯之多矣是皆逮子而  
立名必逮也而後徵豈其性有之乎性有之天勿靳

寓林集

卷之十六

四二

表

也大母易簀不欲布衣其孫不能身親見之不能見  
之身則不能必之孺人等也孺人詎必之抑維躬是  
視故爽其夫而獲其子庶幾身親見之孟德曜去綺  
縠操作偕伯鸞偃蹇以終孰與孺人多也捐奩買史  
沈氏之門賴以光大隱操又何廢焉神之券之豈偶  
然哉孝廉君弱侯嘗抑志問字于余予以孺人能爲  
孝廉母也者而表之他生卒年月子子女婚嫁具誌中  
苦貞婦邵氏墓表

邵氏者何高隱邵虎闇先生女也稱婦者何邵氏年

十一歸于顧爲顧生獻婦也曷稱苦也卽氏不得于姑不可言也不得于夫夫實有桑間焉而棄之計坐之逆質于理司理胡公曰婦姑無訟類反唇耶且反卽已而明姑所以慨然曰非其罪也令顧迎以歸載鼓琴焉而姑惡其反也弗婦也顧亦終借姑而篋之弗妻也閉一室如園室饑而飼如飼犬豕寢若蒺藜焉幽三年以死誰謂荼苦氏姑之矣是稱苦也稱貞者何也顧弗以爲婦而卽氏終爲顧婦也其父若兄迎之歸其母哭而牽之弗歸也歷九死而不悔若曰與還卽而生寧爲顧也囚而死也死而其兄申于理司理孫公亦曰姑不可問也仇姑而明之非婦志也夫實有它而死其妻不可耐也聞于學使者陳公隙公禭其衣撻之而悲卽氏之忍死爲顧氏婦也令顧以禮葬而爲之墓焉士大夫聞而悲之聚而議曰古今稱貞婦者多矣其夫生而諧焉死而靡它死于貧死于寡者其也夫在而絕之而困辱之卒死之可謂極苦矣苦不可貞而氏貞焉其義在箕子之明夷被髮以奴苦也爲殷三仁貞也婦道也臣道也予故書

而表之曰明苦貞婦邵氏之墓令後世爲人婦者知  
所處焉

寓林集卷之十六



